

彭公案

第一函
第一冊

繪圖第十六續彭公案卷一

第一回 彭大人曲意留秀麟 韓俠士願留輔彭公

詩曰 帝德乾坤大 皇恩雨露深 風雲欣際會 豪傑自歸心

話說十五續彭公案。叙到中海子。火雲童捉賊。乾清宮老佛爺賞功。火雲童。韓秀麟。因為受了他師傅。接緣道姑的訓誨。給他祖父母的囑付。說他年紀尚幼。不能作官。即使聖上厚恩。封他官職。也應堅辭。回家侍奉。故此老佛爺賞他知府。他辭謝再三。老佛爺見他辭意懇切。也不便勉強。他當時便收回成命。欽賜他舉人功名。准其一體會試。火雲童。韓秀麟叩頭謝恩。當下仍由彭公帶領著。出了乾清宮。回到東華門。彭公賜第。依著韓秀麟的主意。便要辭別彭公。給白馬李七侯。賽報應。願煥章。並公館中一眾英雄。回轉兗州府家中。經不得彭公再三挽留。李七侯。願煥章兩人。也在旁勸他。在京暫住。大家可以藉此談談。韓秀麟暗忖。京中原是咱熟遊之地。差不多天天前來玩耍。如今留在京中。也沒甚趣味。只是咱聞得彭公左右。盡是英雄豪士。咱何不趁此見見他們。一者可以稍稍他們的本領。二則可以認識些朋友。豈不於自己很有益處。想到這裡。便不再堅執。向彭公道。既是大人命晚生在此暫住。晚生馬敢違命。只是家中自祖父母以下。都盼望晚生回家。晚生斷不能在此多延時日。至多不過一兩天罷了。彭公笑道。本閣今日挽留你。不過因你路途辛苦。拿賊費力。在此暫且休息。以便恢復精神。等上一二天。便當聽你回去。韓秀麟聞言。便躬身稱謝。彭公之惠。彭公甚喜。立命排上盛筵。請韓秀麟喝酒。一面吩咐家人。去請在府居住的一眾英雄。前來作陪。不及片時。秦兆榮。祁敬敷。鄭元孫。賈元。張顯。趙連升。魏剛。魏介。周清。李芳。錢玉。賈福。春。連。索。珠。李。翠。挑。一眾男女英雄。前來作陪。先由李七侯。願煥章。代眾人一通。了姓名。這才彼此行禮通問。韓秀麟見這夥人。才高。矮。矮。妍。醜。不一。却都有鼎鼎大名。足見名下無虛。當下彭公親肅韓秀麟。坐了客位。秀麟再三推辭。道。諸前輩都在這裡。晚生焉敢上坐。彭公笑道。不必推辭。他們雖年紀比你大。但都在這裡。辦差是本閣的下屬。朝廷自有名分。不能僭越的。你是辭去官職的人。本閣不能管你。自應用客禮相待。因此無論你如何謙讓。總是不行的。不如從直。的痛快。韓秀麟見彭公爽直的。很便。也不再推辭。道。既大人這般吩咐。晚生那敢方命。只是未免得罪諸位尊長了。眾人齊聲道。韓壯士說那裡話來。咱們蒙大人賜筵。叨陪末席。已是榮幸萬分了。倘壯士不肯上坐。咱們只好失

陪了。說話之間，彭公已親提酒壺，給韓秀麟滿滿的斟上一大銀杯，笑嘻嘻的說道：韓壯士，今天既給地方除害，又給穆王報仇，功勞實在不小。本閣專誠奉敬一杯白馬李七侯。見彭公要給眾人斟酒，便搶上一步，奪下酒壺，道：大人莫非又要給咱眾差官斟酒不成？不如由咱代斟了罷。眾人又齊聲道：大人斟酒，那敢領受。李七侯代斟，很為得當。當下便由李七侯先給彭公坐的末席斟上一杯，這才順次給眾人斟酒。斟完一遍，這才各自坐下。彭公舉杯在手，向韓秀麟道：本閣久仰盛名，如雷貫耳。今日得親奉采，足慰生平。請先乾一杯。韓秀麟不敢怠慢，立時喝了一杯，道：大人說那裡話來？晚生草茅下士，無德無能，蒙大人青眼，已是萬分之幸。今又如此謙恭，實足使晚生慚愧無地。彭公道：老夫敬你，不但是敬你今天拿賊之功，實敬你年少多能，而且有功不居，淡於利祿，照此氣度，實是國家棟樑之材。由不得老夫油然而生恭敬之心也。秀麟未及回答，李七侯顧煥章齊聲道：大人還不知他家累世積德之事。他家自從龍入關以後，累代不願作官，隱居宛州，專一做那救濟世人之事。除了冬天施衣，夏季施藥之外，還能救孤恤寡，不惜家財，受他家之賜，保全性命的，不知凡幾。皇天有眼，自然要生一個文武全才的人。昌大他家的門牆了。說著話，便把韓家祖宗所作所為，大概述了一遍。聽的眾人，个个津津有味。彭公也連連點頭稱贊，不止。韓秀麟正待想幾句話來，謙讓忽見一人由外而入，步履匆促，直雙進廳來。眾人一見此人，臉上立時改色。大家眼光都釘在此人身上，只見那人奔到彭公坐位之旁，雙手捧了一角文書，遞給彭公道：今有山西巡撫俞壽璋公文到兵部，說是山西平定州出了一个強盜，連劫七十餘村，燒搶淫擄，無所不為。兵部司官特命專差把公文送到府第，請大人定奪。彭公道：兵部管轄的事，自有兵部尚書作主。本閣未奉聖旨，如何能越俎代謀？李七侯正坐於大人身旁，聞言便向大人說道：兵部此番舉動，自然有仰仗大人的意思。大約這班山西強盜必然又要大動干戈了。彭公點頭道：想來必係這道理。說著話，隨手在封套中抽出那件文書，看了一遍，連連歎息道：強盜如此猖獗，尚復成何世界？免不得又要面聖討个差事，以救山西百姓了。韓秀麟聽了此言，暗忖自己由接緣道姑教授一絕技，正苦沒有用武之地。如今既有這個機會，何不向彭大人討个差使？滅賊一者顯出自己本領，二者可藉此立些功勞，豈不是一舉兩得之事？主意定了，便開口道：大人如有用晚生之處，晚生情願出去拿賊獻功。雖萬死不辭。說話之間，彭公早把文書看完了，便答道：你若肯給朝廷出力，以後仰仗大力的地方很多，理待本閣商議定妥，再行奉請，不遲。

說罷又向大眾說道。今天本擬陪著這位韓壯士。喝幾杯酒。盡歡而散。不意突然來了這件公事。緊要非常。不能不去給眾位幕友商議一下。恕吾不能奉陪。遂請眾位英雄。代作主人。替老夫多敬幾杯酒。又向韓秀麟道。壯士幸勿因老夫失陪。失了興緻。儘可不拘禮節。給眾位英雄暢談。喝酒。說着話。便抱拳而起。向大眾拱拱手。轉身出廳去了。李七侯見大人一走。便提起酒壺來。給韓秀麟斟酒。秀麟酒量本宏。心中又敬重老英雄。自然不敢推辭。七侯請他乾一杯。他就把一大杯酒喝乾。七侯正待斟酒。忽然廳外走進一人。眾人一見慌忙站起。未知此人是誰。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回 報怨仇賊人尋秀麟 上屋面煥章中冷剪

詩曰 帳殿鸞翟宛 山鳴萬象來 曉雲連幙捲 夜火裊星回

話說李七侯代彭公作主人。給韓秀麟斟酒。秀麟因敬重老英雄之為人。自然惟命是聽。七侯請他乾了一杯。他便一骨碌把一大杯酒喝下。肚子。李七侯便叫爽快快活的眉花眼笑。正待斟酒。忽聽庭中脚步聲自遠而近。七侯原是背向著天庭。至是心疑大人回來。忙回頭觀看。不料卻是面生之人。但見他身材中等。年約四旬。身穿一件深藍色的綢袍。外罩一件元緞的馬褂。杏黃的腰帶。腳下白靴子。烏緞白底鞋。面色微黃。兩道長眉。一双三角大鼻子。海口。額下微有鬍鬚。禿着腦袋。右手大指上戴着一個白玉班指。左手拿了一根湘妃竹的短烟管。看他氣度。很有些官場氣習。但從未見過。一面究不知是何等樣人。李七侯正在揣想此人。那韓秀麟給一眾男女英雄。都以為這人必是彭公派來陪席的幕友。因此不敢待慢。大家不約而同的一齊起身而起。要等他走近。肅他入座。馬知這人並不給眾人行禮。走上廳來。便在席前站定。喝問道。那个名喚火雲臺韓秀麟。李七侯一看形勢。情知有異。忙把酒壺一去。正色道。你要找韓某何事。那人道。咱我他自有事故。你既不是韓秀麟。不勞多管閒事。免受意外之災。此時韓秀麟早已看出是仇人來。找決沒好事。但藝高胆大。全不在意。當下把手把坐椅拉開。挺身而出。拍着胸口高聲道。咱便是火雲臺韓秀麟。你便將什麼。那人聞言。也不慌忙。先向韓秀麟上下端相。一回抽過一口氣來。道。你原來連乳臭也沒乾哩。竟會給人家作對。豈不是自尋死路。這時眾人中的魏剛槐。見勢頭不對。忙抽身轉過屏風去。見傢伙以便拿人。那連雲珠。李翠桃。究竟是女流。心細防眾英雄。為賊人所算。也抽了空兜悄悄的掩入屏門去。傳喚家

人操傢伙前來幫助馬知韓秀麟。雖然年輕，卻甚胆大。聽賊人說他乳臭未乾，便又挺身進前一步道：「你說咱乳臭未乾，咱看你就是身將入木了。」那人見韓秀麟如此情形，倒也有些懼怕。當下不知不覺的退身一步。李七侯怕秀麟年輕，中賊人暗算，立時走到他兩人中間，一站面向來人道：「咱看你給韓某素不相熟的，此來究為何事？快快說來。這裡是相府，又屬宴會之地，你是何人，敢來纏擾？還不快快出去。」那人冷笑道：「你仗着這裡是相府，就不容人家進來說話嗎？咱連皇帝的皇宮，也不能阻止咱找人行架。何況區區相府，快去請彭某來，咱有話問他。」哩七侯聽到這裡，由不得氣往上衝，頓時雙眉倒豎，兩眼圓睜，高聲喝道：「無知鼠輩，休得猖獗。」咱白馬李七侯在此，斷不容你放肆。的那人微笑道：「你這老頭兒，原來你是白馬李七侯嗎？聲名鼎鼎，人品卻也不過如此。咱今天才認識你了，話聲未絕，早聽得外面人聲鼎沸，只叫捉拿奸細，捉拿奸細，原來這呼喊的都是相府家人，給護衛兵士，因兩位女英雄出去遞信彭公，述明來人形狀。彭公正在幕府中，給一眾幕友商議山西平定州的事情，一聽兩位女英雄的話，立時命人傳集家人兵士，各操傢伙，務要把賊人活捉，以便研訊口供，捉拿餘黨。眾人得令，那敢怠慢，立即會集眾人，各操兵刃，一齊擁入。果見堂上眾英雄一齊站起，那白馬李七侯給火雲童韓秀麟的中間站著，一個面生之人，眾人自然免不得一聲吶喊，助他們的聲勢。那仇人聞聲回頭一看，見有無數人來，卻也並不慌忙，冷笑一聲，指着韓秀麟道：「你倚靠着相府人眾，算不得英雄。你要自命為好漢，須得跟咱到空曠之地，一決雌雄。只怕你沒有這個膽量。」韓秀麟哈哈笑道：「咱從來沒怕過人，況且你不是今人，怕你什麼？」這時仇人已退到大廳簷前，只見他兩臂一張，霍的一聲，早已飛上屋面，倒把眾位英雄嚇了一跳。大家思量，看不出這个賊人，倒也本領不小。人家要飛上屋面，必得站在天庭作一個勢，才能上屋。這人卻能從廳中斜刺裡飛上屋面，足見他飛簷走壁功夫，十分利害，倒也不可輕易敵他。必得大家齊心齊力，才能有濟。呢眾入正在思量之際，不料韓秀麟也一飛身，直從他坐位之間，撲上屋去。形如餓鷹，搜雞呼的一聲風響，早已兩腳點及屋瓦，比了仇人，還覺身輕。賊人見了，自然也暗暗驚異。佩服他的本領。李七侯見韓秀麟上了屋面，怕他年輕，沒遇過勁敵，受人暗算，也趕忙一輕身，躍上屋去。顧煥章一想，李七侯一人怕還敵不得賊人，咱也須上去幫助幫助才好。想罷，也接連躍上屋來。這時耳中，但聞得廳中家人兵士齊呼找弓，箭找弓，箭顧煥章忙向眾人搖手，命他們不要亂跳，亂叫，擾亂人心。焉知偶一回頭，早已不見了賊人。

踪跡再看韓秀麟李七侯也已不知去向了。料想賊人必因公館中人數眾多料敵不過乘隙逃跑韓李兩人必是追賊去了自己既經上屋萬無空手下去的道理自然要一同趕去幫助。二人主意已定便側耳細聽四周的聲響。只聽得廳後有瓦响之聲立從配房屋面躍到廳屋之上向廳後趕來早見李七侯從廳左向前韓秀麟從廳右向前的賊人蹣跚到那裡豈不要驚嚇着屬怕何不把賊人攔截回來仍到外院來當下便一輕身向前一撲直由前廳屋面飛到上房的中堂竟跳過一個很闊大的天庭馬知跳過天庭之後兩腳尚未點及上房中堂屋面早聽得呼的一聲响說時遲那時快啊啞一聲尚未喊出便聽得骨碌碌的後屋面之上直滾入天庭之中列位看官你道為何原來顧煥章冷不防地已中了賊人一袖箭身子著傷支持不得便由屋面倒撞下去了這時李七侯韓秀麟正從兩旁抄到廳後屋簷抬頭正見顧煥章滾下屋去說聲不好便不約而同的一齊躍下地來要查看顧秀章傷勢以便施救焉知兩人身遠未及平地耳中又聽呼呼兩聲响接連着兩枝袖箭直奔他兩人背脊而來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李翠桃踢走賊人

彭家人緊急報信

詩曰 將相原無種 男兒當自強 英雄初得志 旭日擁祥光

話說顧煥章因急急追賊躍過後院天庭致被賊人暗算中了一枝袖箭直滾下地李七侯韓秀麟看得分明立時跳下屋去要查看顧煥章傷勢焉知賊人正躲身在上房左首配屋之上見兩人下地便用兩手分向兩人一指兩枝袖箭早從袖口發出直向二人奔來幸虧李七侯能征慣戰韓秀麟眼快身輕各把身子微微一側這才兩腳及地但聽撲撲撲撲兩聲响兩枝袖箭都中在上屋天庭中的窗櫺之上李七侯抬頭一看見賊人正立在左首屋上身子俯着便指着賊人切齒罵道好賊人你敢施放暗器傷人倘要被咱拿住休想全尸而死罵聲未絕又聽呼的一聲一枝袖箭從賊人袖中發出直奔李七侯門面李七侯從容不迫的一伸手接住那枝袖箭又指着賊人笑道你要把這種東西傷人真是班門弄斧了吾家三四歲的孩子發起箭來遠比你利害些哩賊人見七侯罵他很

就見賊人啊的一聲骨碌碌的直從屋上滾下地來。李七侯是行家見此情形。早知道是有人襲擊賊。後便一個箭步上前。要拿捉賊人。馬知賊人本領真利害。他雖然冷不防地受了人家暗算。以致滾下地來。但他一到平地。早用盡了平生力氣。把身子一挺。登時直站起來。正見李七侯張著雙手。向自己奔來。口中便說聲對不起。兩腿一用力。霍的一聲。早由李七侯頭頂躍過。直上對面屋面去了。李七侯萬不防他能如此。本領自然向前捉了个空。兜及至回過身來。見賊人已站立在屋面之上。哈哈大笑。顧煥章激動了怒火。兩腳一點。躍上屋面來捉賊人。賊人說聲不好。轉身便走。顧煥章不捨。正待拔步前進。早聽對面屋上。當聲噤噤的叫道。莫要追他。莫要追他。他公館外遠有人埋伏著哩。顧煥章免不得回頭觀看。原來叫喚的不是他人。正是李翠桃。離著翠桃背後約四五尺之遠。連聲珠也站在那裡。原來方才賊人滾下屋來。正由李翠桃乘賊人面向著天庭。放他袖箭之時。趁他不備。從背後掩來。用脚兜兜踢賊人的後股。以致站立不穩。滾下地來。但賊人心中。遂不明白。是何人把他踢下的。及至聽嬌聲唱阻。顧煥章也免不得回頭一看。見竟是今年輕女子。不覺又羞又惱。暗忖。咱是个堂堂丈夫。今天竟被女子所算。以致跌下地去了。幾乎被人家拿住。豈不羞死。况咱好好兜的後股。被人家女孩兒的脚尖所踢。真是晦氣。想到這裡。覺後股被踢之處。隱隱作痛。及至用手一摸。不覺愈加惱怒。原來脚尖踢處。突然墳起傷痕。竟有茶碗口一般大。可知這一脚踢的很利害。幸虧自己全身都用苦功。否則就可以筋折骨斷。成為殘廢之人了。正在思量之際。顧煥章早又追來。那賊人見追的急了。又見顧煥章背後李七侯。韓秀麟也急急趕來。料想一个人斷然敵不得他們三人的。便一个箭步。躍到後院圍牆之上。再一飛身。早已脚踏平地。躍往牆外去了。原來東華門是北京空曠之地。店鋪既少。有住家也不多。四周只是些深草老樹。賊人一到平地。便向左首深林一躍。轉眼之間。早已無影無踪。顧煥章方才聽李翠桃說賊人尚有埋伏。况賊人的本領異乎尋常。怕窮追逼伏。及受其害。故此雖跳出牆外。落於平地。卻不敢向林中追賊。及至李七侯韓秀麟李翠桃三人趕到。問他為何不追賊人。顧煥章搖頭道。這賊不比尋常。不宜輕趕。咱們須得商議一下。想今要善計較。才能拿賊哩。李七侯便問煥章道。你可著了賊人暗算了。煥章道。雖著賊人暗算。幸喜傷勢尚輕。斷不妨事。李翠桃聞言。便向顧煥章全身睜看。果見一枝袖箭中在他左肩之上。尚未拔去。便上前用手替他拔去。袖箭口中說道。但願箭頭上沒傳毒藥才好。否則傷勢雖微。一旦毒性發作。將至不可救藥哩。顧

煥章道：咱在中箭之時，已知道他箭上並沒毒藥，如有毒藥，那藥性早已發作，那能等到這時候呢？李翠桃把箭頭湊近兩眼仔細瞧了一會，道：「幸虧是沒有毒藥的，但傷處透不得風，必得敷上些傷藥才好。」李七侯在衣袋中取出一包藥，末道：「現有傷藥，不妨敷上一些。」李翠桃便來解去煥章衣鈕，以便露出傷痕。煥章道：「不必的。」因衣服穿得很厚，實那箭頭不過碰傷皮膚罷了，其實肌肉並未受傷。言罷，未畢，只聽樹林中一聲呼哨，這明明是賊人的暗號。韓秀麟道：「眾位可聽得嗎？」李七侯道：「咱早已聽得了，只是深林之中，切防暗算，賊人的呼哨或者竟是要誘引咱們入林的計策。」咱們莫要受他之愚，致貽後悔。煥章不以為然，道：「咱們有了四个人，又在青天白日之中，還怕什麼暗算？如要懼怕，那也不用給國家辦事了。」李七侯正待用話兜勸阻，瞥見一个家人模樣的遠遠在那裡招手，似乎要喚他們回轉相府的形象。李翠桃道：「這是彭毅呢？他來做什麼？那人見招不得，眾人立時狂奔而來，及至到得面前，反因氣息急促，一時說不出話來。只急的圓睜兩眼，張開大口。」李七侯笑着上前拍着他的肩膀，道：「彭大爺，為何事如此急切？」彭毅道：「了好久才說道：眾位快回相府罷。大人過刺了，四人不聞則已，一聽此言，都嚇的雙腳直跳。」道：「豈有此理？」青天白日，什麼就會過刺？彭毅道：「自從客廳廳中，闖賊人，那家人幕友都去拿賊的，拿賊時，熱鬧的助熱鬧，以致只剩大人一个。在幕友房中，賊人便乘隙而入了。」李七侯道：「大人可曾受傷沒有？」彭毅搖頭道：「這到不清楚，因為有人聽得大人在幕友房中叫喊，及至往裡一望，見賊人手執短刀，正逼着大人要行刺。那人一吃驚，一面叫喊，一面撲入房中，施救眾人聞聲齊集，因人太多了，擠不進房，其只遠遠聽得房中有賊聲之聲。咱當時也難在眾人之中，想去施救。主人有人說：『咱們都沒有求領的，斷然救不了大人。』反要阻礙救大人的。人的手腳不如各自分投去找諸位護衛官差官前來，倒覺有益於事。」咱一聽此言，很為有理，便同那人分投找尋眾位走到半路，有人說有幾位辦差官由屋面追賊到院外去了。」彭毅才說到這裡，又有四五个家人接着前來報告凶信。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遇刺客彭公歷險

拋毒月賊人遁走

詩曰

正能冠邪邪不勝正
回旋起伏爪豆相因

話說彭毅在院牆之外，接着李七侯、韓秀麟、顧煥章、李翠桃四人，述說彭大人在幕府中遇到刺客以及自己追踪

來找緣故。不料話未說完，又見公館中的家人接一連二的趕來，都說請四位快回去。幫拿賊人。及至問他們大人可曾受傷，賊人可曾拿得，則茫然不知。四人没法只得急急趕回相府。到得府前，早見眾家人都擁在門外，有的高聲說話，手舞足蹈，有的交頭接耳，唧唧私談，看他們的形象，無非是講刺客的事。但看他們面有驚慌之色，卻無哀戚之容，料想大人必然無恙。否則斷不致會如此從容的。李七侯首先高聲問道：「大人可沒受傷嗎？」眾人一聽，李七侯的聲音都回轉頭來，見他四人便一齊歡喜擁來。齊聲都說：「大人有神靈保護，幸沒受傷。四位可拿得賊人嗎？」李七侯見眾人一齊說話，反弄得聲音夾雜，聽不清楚，便向一介年老家人道：「大人沒有受傷，萬幸萬幸。只不知可曾拿得賊人嗎？」那老家人道：「大人雖未受傷，但衣服已被扯破，吃驚非小。賊人都逃了一個，也沒有拿得呢。」顧煥章接口道：「真是豈有此理？」青天白日，賊人竟敢在相府中橫行無忌，這分明是咱們眾人的沒用了。否則那容賊人踏進相府，即使踏進相府，老實說有咱們眾人在此，也不容他逃走。如今卻由着賊人直進直出，豈不可恥嗎？」李翠桃道：「這不打緊的話。如今且莫議他，咱們先去見見大人，問問明白，再說。」顧煥章點頭稱是。四人飛步走入相府，一路撞見的人不少，也不及給他們講話，只急急奔赴幕府而來。及至到幕府，一問大人，還在一間書室之中。李七侯當頭引路，直進書房，見大人坐在中間，一個炕床之上，背北面南，兩旁太師椅，上坐著三四人。大約都是府中幕友，老少不一，也不講話，再看大人的臉面，雖然鎮靜如常，卻尚露出驚惶的顏色。李七侯首先上前向大人請了个安。道：「大人受驚，都是咱們保護不周之罪。韓秀麟也上前拱手道：「大人受驚了。」彭公忙站起身來，及至顧煥章、李翠桃上前請安，彭公早已站起，微笑道：「老夫今天幾被醜類所算，幸救人快到，未受其害，否則真不堪設想。」噫，說者話，使用手向炕几上取得一口短刀，向四人道：「眾位稍罷，賊人要把這尖刀刺老夫胸口，你想恨也不恨。」顧煥章伸手接過刀來，同著三人傳觀，只見這刀長僅一尺二寸，晶晶耀目，鋒利異常，形式如劍，尖頭，雙口，黃金絲纏成，刀柄邊嵌著明珠三顆，大如龍眼的，是一口寶刀。再看刀尖，刀口都有一線黑紋，拭之不去。李七侯看了一回，就在顧煥章手中接來，湊近鼻子嗅了嗅，道：「利害利害。這刀上有毒，約傳者呢。」大人聞言失驚道：「李老英雄，怎麼知道刀上數有毒素？」李七侯道：「咱聞得氣味已知有毒，細看刀尖，刀口又有一條黑紋，故此知道有毒。大人不信，不妨一嗅，便知端的了。」大人道：「原來如此，只不知傳的是何等毒？」李七侯道：「咱聞得氣味，似是烏頭鵪頂，一笑散，大人笑道：「這毒

藥的名字。倒也新奇的很。老英雄如何會知道呢？李七侯道：咱久聞外國有一種毒藥，主要的藥料，都是從礦中掙出來的，再加烏鴉的腦子，白鶴的頂血，方能合成。要用時，合成藥水，然後把刀浸入藥水中，過了七七四十九天，那毒藥全傳上刀口，這才可用。時只須傷及人家皮膚，見有血星，那刀上的毒藥，立時通入血管，走到四肢，又由四肢走入心窩，不及片時，毒氣攻心，人就糊塗，再過片刻，就氣絕而死。再沒方法可以施救的。大人失驚道：這毒藥竟如此利害？老夫今天幸未被刺得，否則性命危矣。但這種毒藥，自然人人見他懼怕，卻為何反加一笑二字？豈非太新奇嗎？李七侯道：大人還有所不知哩。那一笑兩字，並不是說人家見了他歡喜而笑，實因這毒藥一到心窩，自然會發出笑來，只是一笑之後，人便氣絕，再沒施救，所以稱為一笑散。彭大人給顧煥章韓秀麟李翠桃等，聽到這裡，个个毫毛直豎，齊聲道：利害利害。李七侯接着道：這種毒藥，聽說還是從前朱家郭解兩位大俠客家原方到後來，原方失傳，只有終南山終南寺中一位和尚有這真方。四方綠林中人多方設法，要覓這方，無奈那和尚以好生為心，怕這方一經傳出，不知傷害多少性命，因此便把這方焚燒了。顧煥章道：這真是能體上帝好生之心了。李翠桃笑道：這話有些兒不對。既然原方燒掉，什麼今天還會有這口刀呢？李七侯道：你休着急，老夫還沒講完哩。顧煥章道：你說起了，咱倒想到了這方，雖經燒掉，但有一個徒弟，名喚濟航的，早把這方私下抄得一紙，故此仍有這方。流傳於世，只因濟航不尚上流，專一與綠林為伍，所以這方究竟流傳到綠林中，凡綠林中人雖不知金方為味，卻大畧都有些知道的，只不知咱這話可對不對？李七侯點頭道：正對正對。一些不差。李翠桃便問方才刺客如何面貌如何？裝束彭大人道：這刺客淡黃的臉兒，中等身材，身上裝束很為人時。他進屋的時候，屋中並無他人。老夫聽得腳步聲，初以為不是幕友回來，必是家人們前來伺候，因此全不在意。不料他一經進屋，便直向老夫奔來。老夫見是陌生人，勢頭不對，便喝問何事。幸這一喝，賊人似有顧忌，不敢上前。過了片時，他見屋中無人，便又放步上前。一伸手揪定老夫胸口，右手袖中探出雪亮的刀來。老夫那時自拼死了，豈知這時屋門外一陣腳步之聲，接着嘈雜的人聲，賊人一面追趕，袖中露出雪亮的刀來。老夫那時自拼死了，豈知這時屋門外一陣腳步之聲，接着嘈雜的人聲，賊人早已着慌，四周一睜，都沒出路，只有進來的門口可以出去。立即棄下這口刀，狂奔而去。老夫料定賊人所以棄這寶刀，必是怕有人前來把他攔住了。他担不起刺客的罪名，一去這刀，即使被人攔住，卻沒有凶器搜出，他還可抵

賴哩。李七侯道：「大人高見果然不差。他要性命，不能不去掉這刀。說到這裡，只聽得一陣呻吟之聲，斷續不絕。彭大人側耳一聽，道：『莫非有人着了傷嗎？』言還未畢，早見一人扶着一個受傷的來到屋中。眾人一看，受傷的不是他。人正是桑兆榮，不覺都吃了一驚。未知桑兆榮如何會受傷，且待下回分解。」

第五回 遇賊人桑兆榮受傷 獲刺客彭大人開審

詩曰：雲龍風虎，彈冠有慶。水落石出，終賴奇人。

話說相府中的桑兆榮，他本奉着彭大人之命，給男女眾位英雄，陪着韓秀麟，在廳上喝酒的。如何此刻會受傷呢？原來其中自有緣故。當時客廳開賊，李七侯等，這趕之時，他想到有大眾在前，自己已不勞出力。因此眾人都已走盡，他卻仍不慌不忙的，站在廳中，仔細探聽。後來人聲愈遠，他知道眾人都趕賊去了。他慢慢踱出廳來，一時沒了主意，要來觀看捉賊熱鬧。又因人數太多，亂嘈嘈，沒甚趣味，要回到自己卧房中去。又怕被人家知道了，背後議論他，漢不開心，因此躊躇了一回，這才決定回到自己房中，暫歇待眾人拿到賊人，再去審問。由是一路慢慢的踱去。他的臥室原在第一進配房之中，離着喝酒的客廳，有兩層院屋，路途很遠。因此時候拖延了，及至走到第二進院子的天庭，李七侯已經得到大人遇刺的消息。大家棄了林中所趕的賊人，齊回來保護大人了。桑兆榮眼見眾人急急的從院旁夾街中穿出，直上二廳，他卻躲在庭中。一株大松樹的背後，直等不見了眾人，這才向外而行，以免遇到眾人。多所躊躇，後來到自己卧室，覺得裡間屋中有蟋蟀之聲，便問何人在此。連問四五聲，絕無人回。答，便以為誤聽，也不介意了。正想開房門睡，他一覺不料酒裡間屋中，早有一人衝出，便要奪門而出。桑兆榮見是陌生人，一面用手支拉門扇，口中喝問：『你是何人？』那人也不回答，突出利刃，向桑兆榮左腿之上，猛刺一下。桑兆榮因出不意，不及防備，一刀刺入腿中，痛入心肺，禁不得極聲叫喊。有賊人見一刀還不能刺倒，他便又連刺一刀。正刺中他左肩之上。桑兆榮連吃兩刀，再也支持不得，兩手一鬆，蹲身坐地。賊人見有此有機會，立時奪門而出。一到屋外，便躡身躍上圍牆，不知逃往何處去了。當時桑兆榮叫喊的時候，早有人遠遠聽得，立即趕來見他。如此情形，不覺吃了一驚，便問被何人所傷。桑兆榮至此也明白方才刺他的是賊人。深悔當時不該獨自受用，不同大眾拿賊，反致受賊之累。便求一人攙扶着，自己面見大人。那人請他先敷上傷藥，再見大人，以免受風。他卻一定不肯。

定要先見大人。請大人驗了傷。再敷傷藥。以便上緊拿捉賊人。那人拗他不過。自然只好扶着。他來見大人。於路見祁敬敷。鄭元孫。寶元。張顯超。連升。魏剛。魏介。及周清。李芳。錢玉。寶福。春連。夢珠等。一行人由外而來。要見大人。接着桑兆榮。見他傷勢甚重。不覺各吃一驚。便問如何會受傷。桑兆榮一味呻吟。並不回答。眾人也不便再問。只好跟在後面。看他所作所為。及至見他來見大人。大家便不敢衝進來。只在外面靜悄悄等着。彭大人一見桑兆榮。便問如何受傷。桑兆榮先在地上一坐。這才把方才之事。略述一遍。口不肯實說。自己回房休息。只說因聞賊警。回房找傢伙。以致冷不防為賊所算。大人忙令李七侯代他敷上傷藥。再三安慰。他並許他立時行文地方官捉拿賊人。給他報他雪恨。一面令家人把桑兆榮扶入他卧房。小心調養。這事辦完。天時已不早。將近天黑了。彭大人便留韓孝麟及李七侯等。眾位英雄就在幕府中喝酒。惟有連夢珠。李翠桃。因給諸位幕友不很熟悉。不肯在這裡同操。而飲只得向大眾告便。到上房去。這裡重新排席。除了桑兆榮。連夢珠。李翠桃三人之位。餘則仍是日間的原班人。幕友六位。連一位辦奏摺的兩位書記先生。都是同席。彭公主位相陪。酒過三巡。大人先說了些賊人行刺情形。囑付文書幕友從速辦公事。行文京中。九門提督。購線拿賊。另又辦一角海捕公文。行到各省各縣。請他們留心拿捉辦賊事說完了。這才說到山西平定州的事。彭公的主意。山西巡撫俞壽璋。既然行文兵部。必然另有奏章。奏明聖上。如令須得旨拿賊。才可出手。倘僅憑兵部行文。便去拿賊。那未免有越俎之嫌。哩。幕友中有一位紹興師爺姓高。單名一个朗字的。說兵部既有文書到相府。自然也一面題奏皇上。請降諭旨。指名大人去辦賊了。大人如果不理。他必有人說大人畏懼賊人。惡意不如連夜辦个奏摺。把兵部來文。以及今天遇刺的事。一併敘述在內。並將如何辦賊如何賑濟地方的法子。詳細說明。就在明天早上朝見皇上。親遞奏摺。自告奮勇。有聖意如何再行定奪。不知大人意下如何。彭公因高朗是位老幕友。學問道德都十分高尚。今天的主意。又很周到。自然件件依從。當下連連點頭。道高先生所言正合愚意。就請高先生寅夜辦就奏章。老夫入朝走一遭。便了眾幕友見大人應允照辦。自然都說高先生主意高明。便是李七侯等一班辦差官聽了。也个个讚美不止。當下高朗先自告起去辦奏摺去了。彭大人仍陪着眾人喝酒談笑。正喝的高興。忽有家人來報說。九門提督在宣武門內拿得一个賊人。特來請相爺示下。還是把賊解來相府。由相爺自己審問。還是解往順天府衙門。由府尹審問。彭公聞報。一時不能自決。便問席上眾人。

還是把賊解的來好。還是把賊不解的來好。果幕友都說是不必解。來大人只須派一位差官前去。看審就是。倒是韓秀麟出主意。道方才的賊人。依愚見看來。必是劇賊高振邦的同黨。有意前來給高振邦報仇的。現在既被拏住。自應從嚴根究。使他供出同黨。一網打盡。為斬草除根之計。以絕後患。若由順天府尹審問。決不能究出他同黨來。這種大惡之人。放出京師。非常危險。莫說大人要時時防備着。他便是咱們。也要刻刻留意。不能專心一志的辦公。了。大人道。既是如此。就八九門提督。令立把賊人解到府中。老夫親自審問。他便了。說罷。便吩咐傳話。來人快回去。請鄒軍門親自押解賊人來。府不得有誤。家人得令去了。只裡眾人。因即刻有賊人解到。便不能再喝。酒立時上菜。用飯。專候賊人解到。果然九門提督的公務。很是認真。彭公等眾人。酒筵未散。早把賊人解到相府來了。這時相府家人早已預備一切。從相府大門起。經過茶廳飯廳。直到大堂。燈籠火把。點的如同白晝。一般大堂之上。排設公座。公座之上。高高供着皇上的勅旨。並有黃綢子繡龍的五枝令箭。把只令箭。可以隨處調兵。公座之旁。另設著一個劍架。架上安放著一口上方劍。無論文武百官。一經違法。准其先斬後奏。只是彭公位尊之特權。所以公堂之上。分外的威武。彭公見賊人先已解到。立即升堂審問。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鄒提督林中軍賊

彭中堂幻中生幻

詩曰

旌旗朝朔氣

笳吹夜邊聲

坐看烟烽火

大地慶昇平

話說九門提督。是新從外省調來的。姓鄒名介福。他原是陝西人。由軍功出身。直做到湖南陸路提督。平日整軍經武。不遺餘力。地方土匪。聞風遠遁。康熙老佛爺。知他之名。甚為敬重。近因畿輔之地。時聞盜賊弄的地方。不能安靖。因此降旨。把鄒介福調任京師。九門提督。鄒介福一到任。立時訪拿地方。無賴半月之間。竟拏到百數十人。那外方匪徒。聞名喪胆。再也不敢逗留京師。因此地方。根為安樂。今天自得。到彭公相府。聞刺客的消息。鄒介福暗暗吃驚。自忖。彭公聖眷方隆。他府內既開刺客。聖上必要歸罪地方官。說是防閑不盡力。這個處分。如何担得起。必得拏到一二賊人。方能卸責。因此即帶了親丁兵役。往各街各巷。盤查及至。查到宣武門之外。見是一片荒郊。行人稀少。初以為這裡必然沒有匪徒的。不想偶一抬頭。見面前有一個黑影。一晃相離約有二十三十步之間。其時天已昏黑。辨不出來。是何等樣人。鄒提督本是行伍出身。身經百戰。眼光何等利害。立即喝令兵役四面覓拏。馬知關了好久。全無

踪影。鄒提督情知賊人必然躲在樹林之中，便一手持刀，一手提著一個諸葛燈籠，親往林中掣賊。一面吩咐手下四個武官，暗暗分四周围伏。果然賊人見他入林，便慢慢的走出林中，要遮蔽著眾兵役的眼目。就此逃走。不料才一出林，早有一腿飛來，正中賊人左腿，但聽得啊的一聲，賊人已經跌倒在地。從旁走過四五個人來，按捺在地，將賊人四馬攔蹄，綑縛起來。鄒提督聽得聲音，已知賊人已掣得，自忖方才黑影，只有一個。如今既已掣到，諒也更沒賊人在此。但事小小心為宜，不可使賊人漏網。當下便回身出林，分付兵丁齊入林中搜查餘賊。一面自己走到賊旁，看他是何裝束。只見賊人穿著長衣馬褂，不像下等之人。只因睡在地上，看不出他的身體。便喝令把賊人扶起，只見賊人中等身材，年約四十左右，再看他所穿衣履，竟給相府開的賊人一般。無二，便喝道：「你這人好大胆量，闖了相府，却來躲在這裡，莫非要想躲過風頭，只才逃跑嗎？」賊人一聞此言，全身抖戰，做出一種可憐的形狀來。鄒公福見了，更以為是一真賊了。立時令把賊人解回提署，一面稟報彭公，及至接到彭公命令，便派中軍官押解賊人，投相府而來。又怕賊人是高振邦餘黨，尚夥眾多，途中不穩，自己又帶著二十名親兵，騎著馬，操著兵器，在後跟隨，以防意外。及至到了相府門前，見中軍官已把賊人解入府中，心中始才安貼。正欲回馬而歸，早見有人在馬前請安。手擎彭公名片，說相爺有請。鄒大人鄒介福見相爺相請，那敢怠慢，立時下馬，走入府中。只見頭門以內，燈火輝煌，甬道上火把燈籠之中，站立著無數的護衛兵，再看大堂之上，彭公已升公座。鄒介福一想，彭大人既然坐堂，是不能見客。為何要請咱入府，究竟是什麼意思？想到這裡，脚步慢了，大有不願入府的形象。那手持彭公名片的家，人又把名片一照，道：「請鄒大人到外書房小座。」家主有事商議哩。鄒介福美的沒法，只得仍向前行走。那家人手持名片，在前引路，從大堂口甬道右側，穿入一個月洞門。這才經過一個大天庭，向南而行，上得側庭，折入屏風，又過一條白石砌成的甬道，推開兩扇黑漆大門，從右走去，便是三間書房。這裡原是彭公日間起居之地，四周空地之上，都是些奇花異卉，景致非常幽靜。家人把鄒介福引入書房，便請他在中間一座炕床坐下。那介福心中暗忖：彭公既然升堂審賊，決非一時三刻所能完事。咱這一等，不知要等上多少時候哩。豈知這家人已知他的用意，便上前稟告道：「家主雖沒有空閑奉陪提督大人，却已有命請護衛官李老爺前來代作主人。小人一去，知照他老人家立刻前來。」鄒大人素知彭公左右都是能征慣戰之將，家人既說是護衛老爺諒來，必是這一流人物了。但不知姓

李護衛究竟是何等樣人。便問道：姓李的老爺，莫非是辦差官嗎？家人道：「只位李老爺，天下聞名，綠林中無不拜服。都稱他為白馬李七侯。」鄒介福失驚道：「原來就是他老人家嗎？」本軍門聞名久矣，快請他來相見。家人答應去了。不到片刻，聽得一陣腳步之聲，走進一位老英雄來。鄒介福一看，他像貌堂堂，行止大雅，年紀雖已過五十，却精神飽滿，勝於少年。抱拳向鄒介福道：「提督大人在上，小可有禮了。」鄒介福也忙回揖道：「久聞大名，如雷貫耳。只因無緣拜謁，未識尊顏。今天幸得相見，實耐平生之望。」李七侯乃笑道：「鄒大人太謙了。小可是一介小民，蒙提督大人賜以顏色，得咳承，噫，何幸如之？」說著話，又連連拱手。鄒介福也說上幾句客套，這才分賓主而坐。家人獻茶已畢，鄒介福先問道：「彭大人要見弟有何事故？」老英雄必然知道，請道其詳。李七侯道：「只倒不知道。不過小可方才承彭大人之命，囑令暫代陪侍提督大人。小可奉行大人之命罷了。」鄒介福聞言，大為納悶，心自忖道：「照此說來，咱必要等待彭大人審事完畢了。但咱連晚飯也沒吃，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哩！且他聖眷方隆，咱不能違拗他。只好耐著氣等候了。」李七侯看鄒介福有不耐煩的氣像，便道：「彭大人既然有事相請，必然不致多延時候。大約再緩片時，必要自己出來了。」言還未畢，早聽一陣腳步之聲，接著燈光，自外透入屋中。有人高聲道：「彭大人親入書房見客了。」李七侯一聞此言，立時站起。鄒介福也站身走下炕來，同到書房口。果見兩個家人手携琉璃風燈在前。彭公身著便服，頭戴皮小帽，緩步而行。背後尚有三四個家人隨著。鄒介福是與彭公見過數面的一見，彭公走入書房，便在旁屈著一膝，口中報著履歷道：「九門提督鄒介福參見大人。」彭公還禮未迭，口中說道：「老兄台何必如此多禮？咱們是常要相見的。如此禮數，反致兄弟不安。以後請兄不必拘執，照敵體相見最好。」說著話，便伸手來挽了鄒介福的手，走到炕前，按令介福坐於客位。這才自己退到主位坐下。家人重又獻茶。此時李七侯早已退出書房，不知去向了。彭公便向鄒介福道：「今晚相見，只因有要事相商。但此時未便說明，請稍緩片刻，再說。咱們此時可去一看。」審問賊人情形，說著話，便站起身來，挽了鄒介福的手，往外就走。一直到大堂之旁，鄒介福凝神一看，見大堂上坐著的人又是一位彭大人了。心中不覺大吃一驚，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審賊人假彭公受刺

詩曰

神機妙算

幻中有幻

跟刺客鄒軍門吃驚

吉人天相

造化循環

話說彭公在外書房。給九門提督鄒介福相見之後。便說有要事奉商。但此刻未便說明。須等審過賊人。才能說出鄒介福聽了。也無法可施。只可唯唯答應。當下賓主略談了幾句。沒要緊的話。彭公便說。此刻左右沒事。何不到大堂看看賊人情形。鄒介福心中。此時大為懷疑。暗忖。方才才家人給李七侯都說。彭公親在大堂上審賊。便是自己進來的時候。也眼見大人端坐在大堂之上。這時候為何又換了人了。又不知換的人。又是何等樣的人。正在躊躇之際。彭公已站起身。挽着介福的手。向外便走。家人赶忙要張燈引路。彭公一搖頭。道。月色正佳。如白晝一般。不用燈光了。說着話。早已走出書房。仍從方才進來的原路。直穿到大堂外甬道之中。只見公堂嚴立。肅靜無聲。鄒介福急要認一認何人審問。不料抬頭一看。大為吃了一驚。呆了半晌。先看看堂上審賊的官。再回頭看看彭公。一時美得莫明其妙。原來抵着自己手的是彭公。端坐在公堂上的。又是一位彭公。非但衣服容貌都是一樣。而且神情行止也是一般無二。以致鄒介福滿腹懷疑。穿不透彭公神機妙用。又因彭公輕聲輕氣的。似乎要避眾人耳目。又不好詢問。只得忍耐着。彭公却早已明白他的用意。就把手指在介福手心。寫了一個幻字。那介福雖是武夫。却很聰明。一見只個幻字。便連連點頭。彭公又在他手掌中連寫了不得。不然四字。鄒介福更加明白。當時便同彭公站立在暗處看審。早聽得堂上的彭公用金堂木一拍。道。你既不肯實供。本閣只有用重刑逼供。左右快把刑抬上堂來。望下一聲答應。如同雷轟。霎時把天平架子抬上堂來。再看賊人。却一口呼冤。堂上彭公又盤問了幾句。賊人仍不供認。堂上彭公勃然大怒。連喝用刑。刑堂下人正把賊人按捺。要上天平架子。忽聽呼的一聲响。一件雪亮的東西直奔堂上。彭公咽喉而去。正如電光一閃。眼前見有萬道光芒。再看彭公早已仰翻座上。那堂下的兵差見其情形。登時雜亂。只聽叫喊。有刺客。有一時聲如鼎沸。鄒介福此時也驚惶失措。彭公的右手雖然仍拉着鄒介福的手。却筋骨立抖。像是受着極寒的寒氣。但兩人人口中都不發語。仍站在暗中。看着一轉眼間。非但兵役人等亂哄哄的各探兵刃。四散拿賊。便是府中許多辦差官。也各出全力。分投捉拿刺客。鄒介福再三要挺身而出。幫同他們眾人捉拿刺客。但兩手被彭公緊切拉住。不能出去。鄒介福美的滿腹狐疑。暗忖。今天弄出兩位彭公大人來。其中自然必有一位假的在內。但不知那一位是真的。想到這裡。忍不住回頭來。仔細看着彭公面貌。馬知彭公毫無差錯之態。而且還向着他點頭微笑。鄒介福見此情形。早知只位彭公定是真的。那仰翻在公座之上。遭賊人行

刺的必是假的了。心中自不免暗暗佩服。彭公神機妙算。算出今夜有賊人前來行刺。口鼻之中微聲嘆息。不料正在這不防之際。彭公盡力的把自己兩手一拉。用指向暗處一指。鄒介福何等機伶。兩只眼先直跟向彭公指頭點處。瞥見一條黑影從斜刺裡飛向月洞門而入。捷飛如電。心中已明白彭公拉他的意思。是要他捉拿刺客。他本是行伍出身。非但馬上步下件件高明。便有一身柔軟功夫。也是萬人莫敵。況又天生就的一双夜眼。雖在黑暗之區。明白如晝。連人家身上的毫毛也根根數得清楚。當下他便棄了彭公兩腿一用力。霍地一聲已躍出有三四丈之路。已到了月洞門口了。向裡一望。正見那方才一條黑影往左首圍牆而奔。定睛細看。見賊人穿了一身夜行衣服。正在施展夜行功夫。兩腿彎曲而行。平地不過二尺。快捷如箭。一轉眼之間。早已奔到圍牆之下。鄒介福方才已聽得府中四周都有人聲。料定圍牆四周必已有人埋伏。賊人不知逃竄到此。但他一經上了牆。見有多人圍在牆外。必然仍要退下來。向虛曠沒人地方。不肯出去。逃出府外。以防遇見了對頭。不得逃身。幸自己追趕賊人尚未被賊人瞥見。不如攔截要路。待他走過之時。下手掣捉。就是兵法所說的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也。主意定了。便火急要見躲身之處。以防賊人回身之時被瞥見。見深草之中有一株槐樹。高入雲霄。枝葉很是茂盛。槐樹底下擺着一只缸。很是高大。就是俗所說的七石缸。也不知府中排設這口缸有何用處。當下見賊人一躍身上了牆頭。時候他便一個箭步躍到缸前。伸頭一看。見缸中空無點水。也沒有一些塵埃。大約還是新買來排下的。哩。不禁大喜。立時一躍身躍入缸中。只才伸出腦袋。覓佳賊人行動。只見賊人身子並未上牆。但把全身緊貼牆面。用兩手持支着。略伸出腦袋向牆下察探。探了一回。霍的落下平地。回身就走。原來賊人主意不出鄒介福所料。他當時本想由牆頭躍往牆外。逃生後見牆外光茫直透。過牆頭而來。已知牆外早有兵丁防備。及至上牆探察。果見燈球火把密密排滿。竟沒一些空缺之地。可容逃過。因此又跳下來。想趁着黑暗之地。掩到後門。由後院牆逃走。但因路途不熟。不知從那一條路可達後院。又因月洞門之外人聲鼎沸。不敢走出月洞門。公然從大堂上一層層的達到後院。只好從外書房另尋一條道路的了。這時賊人很為小心。怕被人撞見。不得脫身。因此行路不求其快。但求不被人家瞥見。施用蛇行法。向外書房經過。那只大水缸鄒介福心中也不免有些疑懼。怕賊人不知缸中有人。誤跳入缸。自己身子勢必墜在賊人底下。又四周為缸所阻。無用武之地。說不定反要吃賊人之虧。正在思慮。那賊人已掠缸而過。向外書房